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丛书

SHUIHU XILIE ZHI ZHIDUOXING WUY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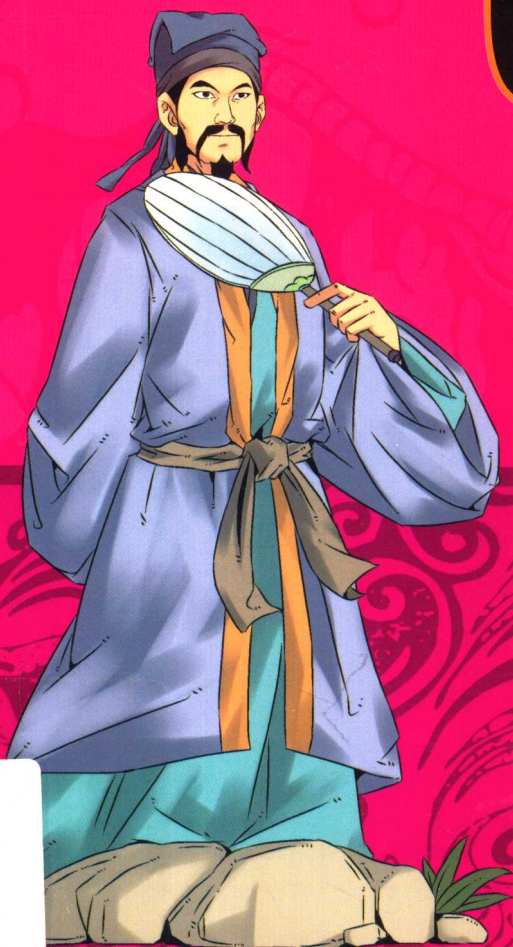
水浒系列之

姬军◎编著

吴用

天机星

诡道军师智多星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水浒系列》之

诡道军师智多星吴用

姬军◎编著



中国古代
文学史上的

传奇人物

丛书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选题策划：中图传媒

责任编辑：李俊峰

封面设计：熊猫布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系列之诡道军师（智多星）吴用 / 姬军编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丛书）

ISBN 978-7-5676-1100-9

I. ①水… II. ①姬… III. ①《水浒》研究—人物研究 IV. ①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7454号

水浒系列之诡道军师（智多星）吴用

姬军 编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sfxb@126.com

印 制：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7.25

字 数：290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100-9

定 价：29.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楔子.....	1
1. 祸水东移	7
2. 数顾私塾	16
3. 计劫生辰纲	25
4. 火并王伦	37
5. 林冲让贤	45
6. 夜探杀虎林	56
7. 劫法场（1）	64
8. 劫法场（2）	72
9. 劫法场（3）	80
10. 智取祝家庄（1）	87
11. 智取祝家庄（2）	95
12. 智破连环马	103
13. 计取华州府	108
14. 晁天王诈死	112
15. 卢俊义上山	122
16. 火烧翠云楼	134

17. 夙仇	142
18. 火烧曾头市	150
19. 降董平	154
20. 计降张清	160
21. 石碣拢人心	165
22. 美男计	168
23. 一退假招安	176
24. 一骂童贯	189
25. 二骂高俅	194
26. 美人计	213
27. 陈桥杀卒	219
28. 征辽无功	224
29. 计谋田虎	232
30. 西征王庆	236
31. 弥天计	238
32. 蔡京施奸计	249
33. 大破方腊	264
34. 金蝉脱壳	269
后记	270

楔子

北宋徽宗政和元年，内廷奸党把持朝纲，暗流涌动，西夏、辽国虎视眈眈，江湖人心思动。

晴空万里，烈日高悬，山东曹州府官道上，一个书生模样的少年踽踽独行，少年用衣袖擦着汗看了看天空中的骄阳，艰难地吞咽着口水，看着远处的村庄，咬咬牙继续往前走。

石屏村一所宅院里，一个须发眉毛皆白的老者正斜靠在竹榻上午睡，旁边头扎双抓髻的孩童正手持一双筷子捉苍蝇，白里透红的小脸上满是汗水，模样煞是可爱，眼见着一只苍蝇盘旋飞舞着就要落在老者的脸上，孩子小心翼翼地捉着，生怕惊醒了老者。冷不防老者右手冲着苍蝇一弹中指，那只苍蝇如同醉了一般落下，被那双筷子夹住。

孩童高兴地叫着：“捉住了捉住了，爷爷，又捉到一只。”夹着苍蝇放进一只小竹罐里盖上盖，捉住老者的手臂摇着：“爷爷，我已经捉了十三只了，能教我的吧。”

老者疼爱地看着小孙子：“这只只能算你一半。”

孩童撅着嘴：“——半只就半只，爷爷你说为什么你会弹，我不会弹呢。”

老者呵呵笑：“等你逮着一千只苍蝇你就会明白了。”说着站起身来，“风要来了，你呆在家里别乱跑，爷爷去扬麦子去。”

老者扛着木掀走到麦场上，铲起麦子抛扬。

“日头当空照，风儿快到来，扬我手中掀，屑去始有麦。”

书生走近见那天空骄阳似火，哪里有一丝的风？书生不禁觉得好笑，右手手指捏了捏，对老者说：“老人家，赶快收了吧，一会要下雨了。”

老者拄着木掀看了看书生：“放心吧，下雨也淋不到我这块场地，正好趁着日头晒晒湿气。”

书生便不再说什么，找棵柳树坐在树下饶有兴趣有看着老者抛扬。

吴
用



蓦然凭空打了个霹雳，接着阴云翻滚涌动，霎时一阵狂风席卷而来，吹得道边的老槐树都弯了腰，尘土飞扬，天地一片昏暗，大雨瓢泼而至。

但见那老者仍然不慌不忙唱着歌，手里丝毫未见停歇，雨水果然如同故意避开那块场地一般，连狂风卷起的尘土和枝叶都不能进入，麦子飞上半空，草屑飘落在另一边。

书生呆呆站在泥水里惊奇地看着眼前一幕，扑通跪倒：“老人家高姓？可愿收小生为徒？”

老者停下拄着木掀唱道：“进士郎将军令，无名氏无用人，半壶酒一只樽，风雨论乾坤。”书生听了恍若冷水浇头，一下子就绝了仕途的心思。

五年后。

私塾先生早早给孩子们放了假，坐在八仙桌前如豆的灯火下，捧着一本厚厚书摇头晃脑：“静生动长，动消静息。息则生，生则长……”吟到妙处不觉出声。

正此时，一只飞蛾逐火而来，先生右手一挥，不见如何动作，那飞蛾却已在指间，奋力挣扎却动弹不得。先生微笑着看了看飞蛾：“你向往光明，不想却是个陷阱，去吧。”指间轻弹，飞蛾流星般射进暗处。

“啊！”一个黑影自梁上掉下，悻悻然爬起身来。

“你是什么人？为何而来？”先生淡淡地问，全不似黑影是个凶徒。

黑衣人如飞蛾般挣扎着翻转身体，木偶般机械生硬，转过脸来却是个脸色惨白的鬼脸，全无半点血色，面无表情，两只眼睛空洞洞地看着先生：“无镜！”声音如同瓷器刺耳刮过。

先生面色一紧：“你是什么人？快快显出身形！”

黑衣人又似挣扎一般渐渐淡了，青烟似的飘荡消失了。

先生愣怔待要踱回，慢语道：“墨家！”

“泉泉”两声怪笑，那青烟拟物化形，慢慢清晰，竟然是一个身

着黑衣的女子，“不错，正是墨家，看来无镜还知道我们墨家。”

先生淡然问：“我与墨家素昧平生，不知道找我何事？”

那女子来回在屋子里走了几趟，“先生可是糊涂了？我来此是想请先生帮忙，如若不信请看这个……”说着一扬手一物飞来，先生捏住正待说话，只见那油灯火光闪了两闪，灭了，黑暗中传来悉悉索索的怪响，黑衣女子身形逐渐淡了。先生赶紧藏起那小卷东西，但只觉得脚下微微抖动，且越来越剧烈，接着从泥土地里钻出一个黑影，那黑影状如狸兽，抬头定定地看着先生，两眼恰如绿色夜明珠，寒气逼人。先生只觉得心神恍惚，慵困难耐，心中急忙运起闭息咒紧闭七窍，只在心念间感知外物，那狸咦的一声：“奇怪。”遂浑身发散出莫名气息扑面而来。先生“耳”听那声音直如尖利的刀剑划过，“闻”得那气味怪诞异常，腥臭中夹杂着浓香直冲天灵。

“呵呵，”先生笑了两声说道：“阁下不必装神弄鬼了，快快出来说话。”

那狸仰天大笑，声震梁尘索索飘落：“我主说无镜先生高明，我还不信，现在信了。”

一个身材短小的人从土中跳出来，那狸兽伏在其脚下无比乖巧。

无镜点了灯火，起身拱手一礼：“请问您可是五行世家李太岁？”

李太岁回礼道：“正是，见过无镜先生。”

无镜讶异看着李太岁问：“李太岁不在秦岭呆着来此所为何事？”

李太岁盘坐在地上，瘦小枯干，看不出多大年纪，若不是开口说话，真若僵尸一般。

“先生有所不知，西北的坊子归了西夏，我等五行兄弟各坊也只得顺了，若说是我等没骨气也可，只是看大宋的气数，几日才能收回？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等各坊主只要不被灭了就可传承子孙。此次承我主所托前来知会先生，不强求先生一定要去西夏外域，若是助了我主，定然封王拜候，不负约定。”

无镜点头：“无镜不才，忠孝节义还懂得一点，助纣为虐断不可行，我若助你主占了我中原，再有何颜面苟且偷生？”

李太岁嘿嘿笑道：“先生果然有节，佩服！”起身来叩拜，“我乃无家无主之人，听先生一言，不胜羞惭。”

“太岁勿怪。”无镜双手虚抬，李太岁只觉得一股柔力强大上托，竟拜不下去了。

“不过，我倒是可以助你主对付那大辽一二。”

“哦？”李太岁欣喜道：“若此甚好，也不枉我来此一趟，对我主也好有个交代。”

“太岁不用太欢喜，西夏千里之遥，消息如何传递？纵然我有千般计谋，也无奈何啊。”

“无妨，我有法门可让先生与我主对话。”李太岁从包袱中拿出一物来，只见那物如一面铜镜，只是那镜面镂刻了细细密密的花纹和蝌蚪文，甚是沉重。李太岁以手代笔在镜上写了数字，一会儿那镜面竟显出四个字：致谢先生。

无镜问道：“难道太岁手持的古物是始皇的飞天镜？”

李太岁惊奇道：“先生真是慧眼啊。”

无镜呵呵笑道：“只当是个传说，孰料竟然真有此物，五行世家果然名不虚传，这等宝物也能持有。只是这等宝物给了我，你岂不后悔？”

李太岁笑道：“先生，此物雌雄一对，只一件并无太大的用处，先生肯助我主牵扯辽国，这件东西算不得什么的。先生洞悉天机，黄白之物自然看得淡了，与先生相交，岂可以财而论？”

无镜指着茅屋道：“太岁抬爱我了，我居茅屋授蒙童乃是生计。”

“先生错了，外物如衣裳，先生心坚如铁，居与行皆外物也。另外还要与先生说件非常重要的事，过两个月，大名府梁世杰梁中书差人送生辰纲路经黄泥岗，请先生无论如何也要把东西劫下。”

无镜愣了：“让我劫财，为什么？”

李太岁苦笑道：“并非为了西夏，而是事关我华夏生死存亡，只因那生辰纲里有一件非比寻常的东西，这东西我五行世家已经追寻数百年，最近才知道被那梁中书所得，要进献于蔡京，如若蔡京得到此物，必将是我华夏灾难。”

无镜道：“你说的这般热闹，却是何物？”

李太岁道：“乃是块石碑，我已说的太多了。”拱手道：“不打搅先生了，我去也。”身形转动恰如一阵微风消失不见，那狸兽看着无镜，前爪拱了拱亦消失了，那屋子中的土地恢复原状。

正待点灯只觉得面前微风轻拂，一物划过黑暗，稳稳安放在桌子上，“哪位道上的朋友，请出来相见！”先生朗声道，一连三声，再无动静，待他出了屋子，屋外杳无人迹，回到屋中点着油灯，只见桌子上放着一封信，拆开看了看，拧眉拿出刚才女子扔来的小纸卷展开，只见蝇头小楷写几行字：无镜先生如晤，梁中书着人差送十万贯生辰纲路经黄泥岗，请先生务必劫下，事关重大，切记！墨然。两封信显然是两个人送来的，内容都是让他劫持生辰纲的。这倒奇了，墨家这种世外家族怎么会对接道有兴趣？什么东西能让五行世家舍命追寻数百年？

沧海郡梁王府。

只见楼阁成群，飞檐翘瓦，雕梁画栋，悬锦挂帷，真正是个奢华的府邸。此间主人柴进背着手紧锁眉头若有所思。

一旁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个身材短小的老者叶良抱拳说：“王爷，叶夔师兄计算的日子已过了三天了，大概他被什么事给绊住了，一时不得脱身。”

柴进此时坐立不安。前些日子叶夔献计：山东郓城县东溪村私塾先生叫吴用，人称无镜先生，通周易晓八卦，兵书战策无一不精，师从曹州金山无名老人，集儒道墨法兵诸家大成，得此人可得天下。于是柴进派叶夔携带贵重物品前来延请吴用。

然而十多天过去了，音讯皆无，难道无镜先生不愿意前来？

说话间，家人来报：“叶先生回来了。”

“哦”，柴进起身快步迎出来，叶夔风尘仆仆上前一礼：“王爷，叶夔无用，没能请动无镜先生。”

柴进连忙扶起：“叶先生先洗洗脸再说。”家人送上净面水，叶夔洗了脸，又掸了掸衣服坐下。

“王爷，无镜先生住茅屋教蒙童，并无出山的意思啊。”叶夔不无感叹，“而且河北墨家、淮西法家、江南东吴都数次派人重金去请，都被一一回绝了。”

叶良深思了一会说：“其实都错了，当年刘备三顾茅庐的事大家都忘了吗？”

叶夔听了眼前一亮，一拍大腿：“哎呀，我怎么忘了这个茬了呢。”

柴进听了摸了摸唇前短胡须，疑惑地问叶良：“你说这个无镜真有诸葛孔明的本事吗？”

叶良郑重一抱拳：“我主是人中之龙凤，万事俱备，只欠个出谋划策的谋士了。无镜其人怎么样，现在还看不出来，但家师说过，无镜精通八卦天象，深得释儒道墨兵法精髓，起事只是早晚的事，若是辅佐了您这样的，可定半壁江山，恢复大周前朝。”

柴进站起身来来回回踱了几步，“好！既然如此，我亲自去请无镜先生！”

1. 祸水东移

吴用给娃娃们念上几段论语，娃娃们摇头晃脑念着，“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处长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晁盖家人冯福跑过来：“吴先生，保正请先生过去有事。”

吴用转身跟娃娃们说：“背熟，时辰到了回家，下午检查，没背熟的打板子！”娃娃们目送吴用跟着冯福出了院子。

到了晁家，只见晁盖和一个黑面不高的汉子围坐桌子喝茶，吴用进来行礼：“宋押司。”

宋江拉开椅子：“吴教授快过来坐了。”待吴用坐下宋江说道：“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次是有点事要跟你们说，不知道你们可见一个自称叫公孙胜的道士，这个道士蛊惑人心，胡编个什么洪信误走天罡地煞的事来，说天下要大乱，我劝你们千万别相信他，这个人就是个游方的道士，还跟我说大名府的梁中书要送生辰纲去东京，撺掇我去劫了它，你们说这不是疯了吗？我好好一个押司不做去做这种掉脑袋的事，真是岂有此理。”

吴用心里咯噔一下。

晁盖想了想说：“你说的这道士，我们没听说过啊，什么时候的事？”

宋江说：“这不，就是前几天的事。”

吴用也摇头说没见过。

宋江站起来：“没来就好，我怕晁盖哥哥一时沉不住气，受了别人的怂恿做了犯法的事，我回去了。”

晁盖拉着宋江：“兄弟来了哪能就这么走了，吃了酒再走也不迟。”

宋江推脱道：“县衙文大老爷也觉得不对劲，嘱咐我们消停着点，别惹事儿，我遇到那个公孙胜，才想起这个茬，过来报个信，别给文大老爷添麻烦，这不老爷还在那等我回话呢。”

见留不住宋江，晁盖和吴用只好送出村来，宋江上了马挥手飞奔而走。

两人回到晁家，晁盖问吴用：“教授，你说宋押司是来告诉我们消息的呢还是真的劝我别动那笔财？”

吴用笑了：“哥哥你心里都清楚了，何必问我。”

忽听外面吵吵嚷嚷，晁盖和吴用两人走出门来问家人：“冯福，怎么回事？”

冯福一指前面道士：“这个道士好没礼貌，我给他几个馒头了，他不要，他说要吃酒，还要吃牛肉。”

吴用打量那人，只见那人一身皂青麻衣，头上胡乱绾个抓髻，别

了根竹簪，后背背着一把松纹古铜剑，手拿拂尘，瘦削的脸颊飘着一缕长髯，脚蹬麻布鞋，二目炯炯，倒有几分精神。

晁盖一看：“呵呵，真来了。”双手一拱：“这位道长可是公孙胜？”

公孙胜看了吴用一眼，抱拳拱手：“您是晁盖晁保正？”

晁盖一听，还真让宋押司说中了，向里一抬手，“请跟我进来吧。”

公孙胜也不推让，跟着二人进了宅院。

晁盖让人准备了酒菜，就问公孙胜：“道长可是来送富贵的？”

公孙胜微微一笑：“不只是富贵，而且我还要分一份。”

吴用笑着说：“看来公孙道长是个爽快人，但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会得了这笔财物呢？”

公孙胜放下宝剑和拂尘，掸落袖口上的泥土，“你们要知道这笔财富是笔不义之财，是梁中书搜刮来的，取了不白取，散给百姓，怎么不行？”

吴用拿起那把松纹古铜剑抽出来看了看，只见剑气逼人寒光闪闪，赞叹不已：“真是一把好剑！”

晁盖问：“梁中书前年丢了生辰纲，到现在还没查出来，今年不会不防备。况且去年又失了花石纲，如果派出大队人马，那就一点没希望了。”

公孙胜笑笑：“晁保正只管放心，等我打探到消息，再差人送信过来。”

晁盖端起酒来：“如果真如道长所说的那样，能取了不义之财，定然少不了道长一份。来，吃酒。”

想来那公孙胜也是风尘仆仆跑了不少的路，酒吃得痛快，肉也吃了不少，大叫痛快，三个人一会儿就喝完一坛子酒。

第二天晁盖醒来早不见了公孙胜的影子，问冯福，冯福也说没看见。

晨曦微渺，雨丝淅沥，私塾院子里，先生舞动一对铜链上下翻

飞，左右逢源，宛若一只透明罐子罩在先生身上，不曾沾上一点雨水。这对铜链学名叫做：八门璇玑链，是无名老人在他离开前赠送给他的。临行时，无名老人说：“此链可攻可守，最大的妙处却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因为并没有与什么人有过争执和打斗，所以也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倒是有句俚语赞这兵器妙处：“上打朝天一柱香，下打黑狗滚地躺”。

每日练这么一趟八门链法，气爽神清，丹田融和，于身体好处自不言说。

练完铜链，双手一抖，双链游龙盘缠于腰间褐色腰带，外面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先生搓着脸向外走，迎面过来一个扛犁牵牛的壮汉：“吴先生早啊。”

先生点头微笑：“你也早啊，这么早就下地了。”

又一个抱着柴火的妇人：“吴学究早！”

先生亦点头招呼。

一路招呼着走到一家宅院拾阶而入，家人看见了，忙招呼道：“吴先生来了啊，我家老爷病倒了。”

“哦？带我去看看。”

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后院进了卧房：“几日不见，仲翁怎么病了？”

床上躺着的人听见来人说话，转过身挣扎着要起来：“吴先生，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啊。”

吴先生连忙扶起王仲翁坐好：“你不要动，就坐在床上，我与你说一会话便走。”说着手便搭在王仲翁的手腕上。

王仲翁笑了：“先生何时行起医来了？”

吴先生也笑：“仲翁倒是个行医者，怎么也会病呢。”

此时仲翁的两个儿子也进来见礼，吴先生回身对小儿子说：“请拿笔来。”

吴先生写好交给小儿子：“按方抓药，每日服用，不出两日，定

能康复。”

小儿子觉得好笑：“爹爹，您看吴先生的方。”

王仲翁接在手里，只见上写：甘草桔梗金银花，吃完之后再抓。主治：经血不调。

王仲翁哈哈大笑：“先生男女不分，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可笑可笑。”越想越乐，捶打床沿，乐不可支，肚腹间咕噜一声闷响，放了一个响屁。

吴先生笑道：“仲翁可是好了？”

王仲翁脸色微红，拱手施礼：“先生医术强王某百倍。”转面向两个儿子：“方儿平儿，你们请先生外面喝茶，我穿上衣服就来。”

吴先生看看王仲翁：“仲翁什么事郁闷？”

王仲翁打了个咳声：“先生有所不知，我本是行医世家，与左邻右舍相处倒也融洽，只是不知道村中的刘员外为什么要占着我家的地不让。”

吴先生笑笑：“你说的可是刘世盟？”

原来王仲翁有个种药材的小园子，紧挨着刘世盟家的园子，中间隔着排竹篱笆，刘世盟叫人隔三差五把篱笆往外移一点，开始王仲翁念及邻里，一忍再忍，哪知那刘世盟到了最后直接把篱笆拆了，往里面倒上屎尿，毁了草药种上蔬菜。王方上门理论却被恶仆棒打出来，王仲翁气愤淤结以致病倒。

吴先生沉思片刻站起来：“仲翁小坐，我去去就来。”

走过那片园子，果然见里面长着绿油油的蔬菜，刘宅家人认识吴先生忙招呼：“先生什么事？”

“刘员外在家吗？”“老爷正在吃饭，您请进。”家人领着吴先生进了刘家大宅，只见刘家花园里假山围屏鸟语花香。

刘员外的早饭倒也简朴，一家人正围坐在桌前吃着馒头，家人禀报：“老爷，私塾吴先生来见。”

刘员外见是吴学究，很是诧异：“不知道吴学究有什么事？”

吴先生悄悄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和刘员外说。”

跟着刘员外进了书房，吴先生坐下来，不急不慢地说：“刘员外在村里是首富，又是仁慈乡里的大户，以后保护乡民还得仰仗刘员外了。”

刘员外听了吴用两句奉承话嘿嘿笑道：“莫不是先生有事求我？”

吴用微微一笑：“刘员外错了，眼前有个富贵，吴用自己做不了，看看村里再没有刘员外这样的人力和财力了。”

刘员外捋了捋稀疏的几根胡子了，黄眼珠转了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富贵要我这样的人来做啊？”

吴用招招手，刘员外俯耳过来不住点头。

说完，吴用喝了口茶：“刘员外，此事不可泄露。”

刘世盟点头哈腰乐的脸上开了花：“那是自然，全凭先生吩咐。”

吴用放下茶杯：“还有一事，需要员外相助。我世伯王仲翁的药园和员外家菜园在一起，园子里种了很多的草药，到时员外家的人用药尽管可以找我那世伯医治。”

刘世盟想了想点头：“是的，吴先生所说极是，到时还得靠王先生来疗治呢。”

吴用摇头：“可我听村里人说刘员外的家人要强占人家的药园子，我不信。”

刘世盟连忙否认：“没有的事儿，肯定是村里有人眼皮浅，说我的坏话。”

“可——这空口无凭的……”吴用拖长的声调。

“呵呵，这好办好办。”刘世盟立即手写一条字据。

吴用拿着字据站起身告辞。

回到王仲翁宅院，边喝茶边聊天，一会儿王平跑回来：“爹，刘世盟家人把篱笆拆回去了，还叫人在地里种了草药。”

王仲翁惊奇地看着吴用：“先生，你用了什么办法让刘世盟这么听话？”